

因自號克齋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即手  
錄于冊以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  
所當為者勇於為之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居  
此官即欲盡此職行此事即欲盡此心視去  
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故

謂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  
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臣轍所至  
無不感動巡江西至今稱頌南畿河南提學  
切切感慕廣東尤切怙恃去之日應道擁留  
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故公名滿天下無問

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曰陳某云

錄曰夫所謂人不能以薄待之者陳公士  
賢之謂也公致位未極入朝無妬忌之行  
而四方有公是之心若張東白正直忠厚  
恬然退處垂三十年出而際遇

符四十五

孝皇所勸者正學所講者正傳祇因優寵眷  
注簡在帝帝心而人遂忌之然則康齋諸  
公誠不可無也以朋友切切惻惻義莫有  
難於此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特五

禮

君臣之禮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錄曰禮莫大于敬堯舜繼天立極史臣稽

特五

一

古正詞曰欽乃所以奉於天曰恭乃所以  
懋於已曰讓乃所以加於人其實不越乎

敬之一字而已

格致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終陟  
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錄曰盛德大業其果與於讓乎觀諸堯舜

之禪授天與人歸已有定命而猶讓之不  
置厥後舜命九官遂致濟濟相讓殿廷之

間揖遜稽首若不遑舍蓋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

南果有之乎曰否當時祇以舜讓于德弗

嗣之言好事者遂創為之今觀典謨固自

明白不足以為傳疑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司空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

陶帝曰俞汝往哉

錄曰舜之讓不名者天位不可名也禹之  
讓指名者臣列則可名也萬世之下可想  
見藹然之氣象非但以禮讓為國而已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  
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錄曰何以曰直哉惟清乎夫不邪之謂直  
不滯之謂清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一定  
而不可易秩然而不可亂也若宋真宗謬  
為天書以矯誣上帝至加玉帝尊號紛紛  
不一則回邪而不直矣漢武帝立五帝祠  
又立太乙祠又立后土祠雜然並興則瀆  
亂而不清矣此秩宗夙夜寅奉不敢違焉  
者也

特五

帝肅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執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皇陶拜手稽首  
臆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者乃  
成欽哉乃庸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者也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錄曰上古之時君勅而臣颺君庸而臣戴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氣象也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以來惟取尊君卑臣為務而後無帝拜之文焉無首起之風焉無欽哉之復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遂不能革噫可慨哉

小雅宴饗賓客之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耽我

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錄曰頤之為卦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需之為卦也賢者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和其心此隆古盛時能養能舉悅賢之

至古今相傳以為眉典盛典而我 明尤獨重焉凡天下豪傑之才命世之士胥此焉出然愚竊以為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歸德和樂而不淫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故願為之主司者能以是存於心以期

望天下之士必如王曾司馬君實為之士子者亦以是存於心以今日發軔之始他日必如明道希文然後知 朝廷作養真德實意非憐憫取其私恩小惠以視人姑息而已也

周王之勞使臣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駘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錄曰愚於四牡且先王綱紀四方未暇矣夫王事靡盬所以覺天下之忠也不遑將父所以覺天下之孝也不遑啓處所以覺

天下之節也豈不懷歸所以覺天下之義也將母來諭所以覺天下之慈也如是而燕饗以將之所以覺天下之禮也諷誦以發之所以覺天下之讓也以為上下通用之樂天豈無意而然哉若以為章使臣之

勤而無關於綱紀之義則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何獨倦焉於是耶抑祗曼馬而已耶周王之遣使臣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咨詢錄曰此章之旨乃周家之法程臣道之矩範上下之通義古今之準的不但以遣使

臣也夫堯思日孳孳舜日不遑暇區區為臣之職而可以為及乎是故不自滿傲禹之懷靡及也望道而未之見文之懷靡及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之懷靡及也靡及則虛虛則日孜孜而周爰咨諏所由

偏也夫訪善為咨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五者如不及也而猶恐失之故曰周曰爰將以廣詢博訪也推其義嘉言罔攸伏咨也野無遺賢諷也亮來惠購謀也群后德讓度也明明揚側陋詢

特五

五

也此豈可以易及哉以是為訓而猶有謀臧不從不減復用若小是之所讓者有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若芮伯之所刺者嗚呼安得靡鹽之臣而與之言辭及之義哉

周王以鹿鳴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

以答其君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厭天保定爾俾爾戩戩馨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濁為饋是用孝

饗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

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功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愛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焉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錄曰愚觀龜山本之誠意之論未嘗不正襟而嘆也夫能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後示我周行不為虛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後將毋來論不為浪說進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而後周爰咨諏不為

徒勞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而後莫如兄弟不為飾詞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而後神之聽之不為徒設然則臣之受賜者其圖報有不本之誠意者哉其曰單厚多益戩戩馨宜不為賄饋之詞日升日恒岡陵

特五

六

松柏不為諛妄之語以安定為天福天與君分相聯也以壽考為神福神與君氣相屬也以質實為民福民與君治相關也其禱頌有體其稱願有方萬古之下忠愛其君者無以踰此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宴以示慈惠故歌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嚮兮燕笑語兮是以有樂處兮

錄曰譽者上交不實下文不誦也處者安樂其心式燕以行也慈者手足腹心相待

一體也惠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後世若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是不譽矣金奏作于下鶩而走出是不處矣王僚重鎧范增舉袂是不慈而惠矣此有周盛時明良相慶君臣同樂不於是詩見之乎

天子燕諸侯之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特五

七

錄曰蓼蕭之燕示慈惠也湛露之宴為親親也所謂君之宗之故曰在宗載考考者燕義云臣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厥後若陳敬仲與桓公飲而曰臣卜

其書未卜其夜者上不明正道以道民而恒舞于官酣歌于室豈惟君人之過歟其臣下方刑且墨矣其可與之同日語哉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曰彤弓招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形弓招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既設一朝饗之形弓招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形弓招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錄曰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也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王樂飲賓客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特五  
錄曰小雅之有菁我猶大雅之有棫樸也夫鹿鳴之禮賓與盛典故有瑟笙笙篎之設此章之禮晉接交歡故多喜樂悅懌之情采芣之錫諸侯備物故極車馬衣裘之盛此章之錫仁賢為寶故貨貝重多之喻至於汎汎揚舟猶其曰滄溟及側也我心則休猶其曰文王以寧也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盛美歟小序之言亦或有所補也

周王之燕諸侯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昏受天之祐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昏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餘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錄曰鄭註云昏皆也與天下皆樂樂之大

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下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內外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諸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庶民樂矣其於樂昏之義有所發明若但以為語詞何不言樂只乎况詩中樂只甚多而樂昏獨此不可不致審也

特五  
諸侯之答桑扈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避福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錄曰關關雎鳩興之全取義也鴛鴦于飛何所取乎皎皎白駒賦之彰好德也乘馬在廐何所彰乎本之朱傳亦無所發參之小序未見其然必如序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則當如鶯飛戾天乃物各率其性故云畢之羅之非為待其長大能飛而後畢羅取之以為交萬物有道也至云自

奉有節顧乃以莖之抹之起與乎其不類亦甚矣故不可以強通也

天子設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鑄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鑄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鑄有那其居

錄曰此詩一則云王在在鑄豈樂飲酒二則曰王在在鑄有那其居觀其所言庶幾無為而治之氣象與舜恭己南面之意正相同也不然君臣且以為戒而反以為頌乎或曰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王亦得以譽其樂詩之言即此意也此又不可不知

天子所以答魚藻曰采菽采葍之宮之君子采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子之玄衮及黼厭沸檻杲言采其芹君子采朝言觀其旂其旒淠淠鸞聲嘒嘒載騶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錄曰此武王選鑄之際君臣慶會萬世可想見也何錫予之上之情何厚也彼交匪紆下之敬何嚴也若惠王以后之鑿鑿于鄭而反為所惡則與何錫予之者異矣齊威獨朝于周而反為所辱則與彼交匪紆者異矣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序王策命之詞曰釐爾圭璜鉅鬯一旨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失其文德洽此四國

錄曰一則曰虎拜二則曰虎拜者周自厲王以後王室漸微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王室蹶然復興聖人著之於經然則召虎者先於康公顯於燕土不可泯滅者而史遷作燕世家敘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未見召虎之名焉宣三十六年釐侯卒亦未見禮理之事焉然猶未可據也至詩序列諸國世次反又踳裂史遷考詩則存江

漢之什稽序全無召虎之名謂之何哉安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史遷之失不但一召虎之幸也

論語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教吾從下

錄曰此孔子事君之禮究然虎拜之家法也夫自周衰觀禮不脩王反下堂而見諸侯至齊桓公霸天子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非小失也吾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當與日月爭光其作春秋一字一義皆建象之事雖以游夏大賢尚不能達况眾人乎此履之上天下澤君子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非小小從違之間而已或曰然則桓辭宰孔而下拜矣茲錄不及何也桓蓋假之者

也其假仁假義假信又假禮之名焉雖以宰孔尚不能欺而君子曾是其感之歎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錄曰夫子嘗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

讓蓋禮乃為國之大綱領讓則吾心一念  
謙遜不違的道理做出的觀吾夫子至於  
是邦必聞其政而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此何等氣象也若無謙遜不違之真心做  
未做去雖有許多設施措置不過如宰孔

特五

十一

所讓當時豈不號為有禮而大根本大節  
目斯湏亡矣此虞芮之君一造西伯之境  
見有許多謙讓如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此為國以  
禮之實事當時二國之君安得不以小人  
自處自愧自慊感嘆不置而又何暇於爭  
耶遂至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則又不但何  
難之有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誦也

錄曰此事君非指魯國之君事魯君盡禮

未嘗以為誦乃是東周之君當時天下視  
為泛常獨吾夫子連眾拜下故嘗嘆其不  
如諸夏之無至如欲存告朔之餼羊雖以  
子貢之徒且猶不然豈非人為誦者乎  
他日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

亦非為魯也觀者詳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屨  
闔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  
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末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特五

十三

踞蹠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  
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  
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錄曰此孔子事魯君之禮也夫君臣之分

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錄此章者

如度之有程規之有範一毫不敢越一步

不敢違也豈非萬世之大閑乎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至  
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

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公孔子歷  
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商夷  
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夫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  
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

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秦宮中之樂  
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榮侮  
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齊侯懼有  
慙色齊侯將設饗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向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

事且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  
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批捍君辱棄禮名惡  
子盍圖之乃不果饗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  
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  
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  
之田

錄曰或問曰使孔子而當桓文之時則何  
如曰王與霸毫釐之差也故程子曰誠心  
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矣自今觀之裔俘之

特五

十四

卻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侏儒之拒聖  
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饗禮之罷聖人可  
能或人亦可能也至其誠於所事則必以  
君子之道輔弼其君誠於所謀則必具文  
武之備周旋其事以至盟會之詞真心實

事標然可畏其始終施為氣象無一不本於人情合於大道未嘗假託包茅不貢伐原示信之言其致人信服歸所侵邑亦皆誠意所感非若楚之面從晉之強入然則此豈他人之可能哉非聖人必不能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禮

君臣之禮

史記韓信始歸漢因數與丞相蕭何語何奇之為言之王以為大將至是欲召拜之何曰

特六

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漢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受命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錄曰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類如此夫

以溺冠毀儒輕士善罵不知其幾向使薄蕭何之說甘兒戲之事則人人未必改觀諸將未必皆服而王亦未以為得信晚也孰與爭天下哉此將將之術祇在於一時轉移之間雖未純乎三代之禮母亦當時之所罕也錄之

漢王既為天子乃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進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

特六

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今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

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錄曰愚觀秦滅漢興之際乃有魯之兩生

孰謂鳳翹麟角不見於秉禮之國乎夫儒者之標準莫先於周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周一代禮樂待周公而始定固所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也矧炎漢之興不階尺土與肇基王跡者全殊溺冠

特六

慢儒與積功累仁者迥別寬仁大度有矣淪肌浹髓則未也除殘去暴有矣燕及皇天則未也雖以文帝為之子無惑乎其不違世祖為之孫為在乎其有具漢家之禮樂兩生已付之浩嘆矣論者徒以賈生之